

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  
创作谈

这样的文章很难写,于我更加如此,因不擅长。因而,我的创作谈,不涉及某一篇或某一部作品,仅仅是一些片段性的思索。

任何一个作家,都曾是普通的语文学学习者,从字、词、句、到作文。大部分人的写作在作文期终止,只有少数人在作文的基础上继续。字字弥漫,为短篇,为中篇,为长篇。这些篇幅我在几十年的岁月里断断续续地实践。

之所以是断断续续的写作状态,与我文学的求知有关。初始写作,我很浅薄地以为,一行行地写,就是诗,一段段地写,就是散文或小说。岁月流逝,目光日渐浑浊,但在目光的深处我却有了更清晰的认知。我由衷地佩服一些写作者,他们语气铿锵文字坚硬的表示自己要为文学舍家撇业奋不顾身,与他们相比,我自惭形秽,为自己仅仅把它作为爱好的一种。

日常的生活,我是一个非常贪玩的人,常被世间许多有趣的事诱惑。我喜欢旅行,青年时代有很多的时间在旅途,体会着天地有大美而无言的时空。时至今日,年龄大了,少了远足,但凡有暇,却也要乘了能达远郊的公交车,随便在何处入眼的地方下车,看草长花开,听河水潺潺,任阳光和风裹挟身侧……以为风景就在身边。去冬的一天,下了多年未下过的大雪,它漫天狂舞。第二天要赏雪,才发现城区里的雪已被车碾人踩得污浊不堪。于是去郊外,去一个无数次去过的地方。走过公路边的绿化带,再走过一片草地,就到了一个树林里。林子的尽头还有一条河。野鸟和野兔住在树林里,有时它们在我的不远处出没。那日,那里的雪果然如我期望,像洁白而巨大的绒毯遮盖的万物。在我到达前,雪地上只有野兔留下来的足迹,一个小坑又一个坑,弯曲成行。没有野鸟飞翔,林子里寂静无声。冰封的河面上盖了雪,与土地浑然一体。在这样的地方,我滞留了很久,一步一步地走,聆听着自己踏雪的声音,感受到无比的乐趣。

我喜欢劳动,通过它,常获得化腐朽为神奇的成就感。比如,用装修屋子剩下的边角料做小摆件,它是茅草屋,是大风车,是鸟篷船,是百宝箱。有个工地挖出了质地很纯的粘土,用它捏泥塑,各处摆放,或送友人,都是很受端详的东西。有一年我过生日,女儿送我的礼物是一套进口的五金工具,可见见我者,女儿也。

同一时空,做了这件事,也就不能做那件事了。这也许是我写作时懒惰的托词。因为文学的崇高,我十分敬畏它,并由此产生逃避心理。而今天的文坛,良莠不分,鱼目混珠,泥沙俱下。有的写作者实在是胆大妄为,什么都敢写,什么也能写,我不能苟同,只能认定为写作者对作品的定位不同。

实际上,对于文学创作的思考,它已融入在我的日常生活里。我喜欢美食,也喜欢做饭,而且做得不错。一道菜是否成为美食,首先是食材的选择,看似一样的食材,差别却很大。一日去农贸市场,买到一尾野生的活鲤鱼,一鱼两吃,头尾煲汤,身段红烧,无论怎样吃,即使简单煎制,味道也是极好。这就像写作时的选材选择,必须独有,新鲜,才是一篇或一部好作品的基础。否则,再好的厨艺,也难将肉肉烂菜做成美食。有人不喜欢吃这样或那样的食材,想来是他第一次品尝那食物时就不新鲜了,异味横生,倒了胃口。如同读书,不喜欢读,定是那书写的不好。

有两年,我迷上了女儿。看上去,我是个不

懒得虚言

郝俊力

讲究衣着的人,其实内心对服饰有着严苛的要求,宁缺毋滥,这也导致我的很多件衣服穿了很多年。城市小,商品迎合着绝大多数消费者的审美,却不适合我。年龄大了,既不想穿成庸俗的大妈风,也不想穿出文艺范。于是就动了自己动手丰衣的念头。每到换季,我就买一些面料,无师自通的开始做衣服,有长袖、短袖、裤子、裙子……穿了出去,有人知我自己缝制,便不无虚伪的夸赞,我也欣欣然地感觉良好。当衣服做到十几件时,再审视最初做的几件衣服,它们嫌肥嫌瘦,长了短了,我才领悟了什么是衣不差寸的含义。这就像写作时的掌控,好的素材,怎么写才更重要。否则,就是暴殄天物。

很多年前,我从河曲县的娘娘滩出发,过黄河,到内蒙境的马栅渡口,再寻着几百年来人们走西口的踪迹一路西行,直到磴口县。这期间,在黄河边我采访过一个老头儿,他年轻时是扳船工,也就是船工。那时,黄河水在春天解冻,到冬季冰封,有三个季节是可以冒着生命危险挣钱的时候,挣的钱,比在河套平原种地多许多。他说,干一二年就能娶妻生子,事情果然是这样。我们坐在河边聊时,身后是他家的小土房,眼前是流淌的河,都在不远处。小土房很寂静,除了他,再没别人出入。河岸不断有土方坍塌到水里的声音传来,不舍昼夜,那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由来。他说,孩子染病没占住,老婆也死了。他指了指河面,又说,她就是在河套淹死的。不知道她到河边要干什么,我发现她时,只看见她的一缕头发在水上漂了漂,然后就什么也没有了。我把那缕头发想象得乌黑,内心悲凉无比。但看了看他平静恒定的表情,我觉得我与他的对话都很苍白,因为他很陌生,我不能感同身受他的真实。

那是录音机流行的时期,随之而来的是卡式磁带的配备。在电视里看过电视剧《红楼梦》,里面的插曲也让人耳熟能详。想一遍遍听,就得买一盒磁带。工资几十元,一盒磁带十二元。在一家音像店里,我买了一盒。一转身,与一个中年的农村妇女打了个照面。她很熟络的样子朝我笑了笑。我看看她,确定并不认识。她衣着土气,头上罩了一条果绿色的头巾。那日的西北风刮得很大,我的头发被吹得凌乱在脸前脑后,她的头巾裹得严实,在额头上打了折,像帽檐似的下垂,遮掩得脸很小。她又笑了笑,便急切地对我说,一盒磁带太贵了!我买不起。你能不能把磁带里的那张歌词卖给我?我给你两块钱。看着她,我忽然被感动,把那张歌词给了她,不要钱。这之后,我有了很大的困惑,为自己想象不出那个农村的妇女和《红楼梦》有什么关系。

有的作者,写他陌生的内容,写得好服装,就西装革履为标配,写好吃的,就写某某某拿起一个鸡腿。不是笑话,却像笑话。我写不了陌生的人和事,自知想象力有限。多年听说某地的小米是最好的,有一年我去了那个地方,忽略了在那地方的其它事,好像就是为了品尝,才认定它非说说的那么好。这就有点几斤几两自以为的某个人物或故事一定就是好的。我实在不敢杂糅那些拿个小本子或录音笔采访得来的素材,任谁口述,整理出来,以文字表现,就一定就是好作品了。

写作者,对生活的了解和理解,决定了作品的广度和深度。比较杂地写了这些懒得虚言的文字,聊当创作谈。

作家简介:郝俊力,晋中艺校退休教师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,发表作品百万余字。获两次赵树理文学奖。

送稿记

王甫兴

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要想投稿是很麻烦的,像我住在农村,就得到十几里地远的县城邮局寄。寄平信吧又怕收不见,只好多花钱寄挂号了。如果是给本省的杂志社投稿,又正好有事要去省里办,能顺路把稿件送到编辑部那是再好不过了。

那天要去太原办事,正好能把手头的一个叫“阴谋游戏”的短篇小说捎着送到《黄河》杂志编辑部。杂志社的地址是在南华门东四条,这里我是比较熟悉的。南华门东四条的“阎氏家宅”是山西大学阎闾锡山1935年为他的家属所建的住宅。解放后的南华门东四条早已成为山西文学界的核心地段了。如果你行走在里,可看到“山药蛋派”创始人文学大师赵树理旧居、山西省文学院、山西省作家协会,还随时可以见到出来进去的著名作家们。

我拿着沉甸甸的小说稿,迈进山西省作家协会的头道大门就被门卫喊住了(那个时候还没有保安)。门卫也可以称之看大门的是个大个子,秃顶,五大三粗很壮实的人。他心

不在焉地问我:去哪个部门?找谁?我都答了,还不行,又问我认识那些作家们?又问我写了什么小说?还说他也很喜欢写东西,就是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来等等。我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多无聊的话题。本来我早想走人,但又觉得不妥,一是不太礼貌,二是觉得这些看门人也是得罪不起的。

他足足缠了我半点钟才放行。总算可以走的时候他笑了说:知道为什么耽误你这么久的时间吗?我觉得咱俩很投缘,有共同语言。我愕然!真是哭笑不得。也许真的像他所说我和他投缘吧!他竟然一直把我领到作协办公室的那个院子大门口。分手时候他还告诉我,说是这个院子不许大声喧哗,说是进了这个院子的大门一直走,那栋小楼上是《山西文学》编辑部和省作协联络部。你进去往右拐就看见《黄河》杂志编辑部的牌子了,说是传达室的头老是你们祁县人,你可以和他聊聊。看得出这个和我投缘的人是很健谈的。

走进第二道大门,我肃然起敬,因为这里是真正的文学园地了。大概传达室的头老看见我了,他揭起帘子探出头来问:找谁?我说去《黄河》杂志编辑部。他听出我是祁县的口音了,笑着说:祁县家?进来坐坐吧!

据老头说,他原先是祁县乔家的管家,为乔家打理事务几十年。老头滔滔不绝的说话容不得我插话,我心里发怵,我想这个老头不会也

和我很投缘吧?他要再和我强行聊天半点四十分的话编辑部的人就该下班了。好在老头说:你先去办事吧!回头咱们好好聊聊。呵呵!看来这个老乡明理儿。

我走进《黄河》杂志编辑部,看见文件柜、办公桌、条案等把编辑部很多的空间都侵占了。几个工作人员正在把全国各地邮寄过来的稿件进行分类:小说稿、散文稿、诗歌稿、报告文学稿、评论稿,都要一封一封分开,还要写,还要把外地的、本省的、各个地区的都要细分。再往里走,看见一条长长的条案上有几堆小山似的稿件,条案两边坐着几位编辑正在看稿件,我看见条案下面有几个很大的竹筐子,编辑们把那些不能用的稿子随手丢进竹筐子里。

我说明来意,工作人员告诉我主编的办公室在后面,你最好是找找主编。主编姓张,中等个子稍胖的身材,看上去是个和善的人,因为他总是笑嘻嘻地说话。张主编说:首先谢谢你总对《黄河》杂志的支持,先给你两本我们的杂志吧!张主编边给我拿杂志边说道:不过我们编辑部严格执行三审通过制度,你先给分管你们晋中的编辑看吧!小黄来一下(小黄是张主编的助理)。

一个年轻人很快跑过来,主编什么事情?他是来送稿子的,你让他把稿子交给分管晋中的编辑吧!分管晋中的是个女编辑,她笑着指着条案

上小山似的稿件说:这都是邮寄过来的稿件,没个月数天是轮不到给你看的。不过难得你跑一趟,先给你看看吧!我静静地站在那里翻看刚才张主编给我的杂志。其实我看杂志是装模作样,我是在偷偷地观察女编辑看我稿件的表情了。我看见女编辑一会儿面带微笑一会儿眉头紧皱一会儿又看我一眼。我的心里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,我非常害怕女编辑把我的稿件随手丢到条案下面的竹筐子里。好在女编辑一直把我的稿件看完了,我看见女编辑做了个深呼吸而后看着我笑了,她问我,在外地发表过作品吗?我说发表过一些,比如内蒙古、宁夏、辽宁的期刊杂志上都发表过我的小说作品。她又问:你说的宁夏的杂志是郭文斌主编的《黄河文学》月刊吗?我说:嗯!我的小说“一天”就发表在《黄河文学》上。她略有沉思而后自言自语道,你回去等消息吧!因为只有三审通过了才能上《黄河》杂志。

我从《黄河》杂志编辑部出来的时候,又看见那个五大三粗的秃顶门卫了,他撇着屁股往一个纸箱子里装着什么。我已经领教过这位和我很投缘的门卫了。我怕他再缠着我不放,所以我逃也似的快速离开了。

后来的日子里,我等啊等,终于在2004年3期的《黄河》杂志上看到了我的短篇小说“阴谋游戏”发表了。

多年仰敬温暖先生,却仅仅拜见过两次,那是在5年前的8月。

那年定居榆次后,闲时写了几篇小文,自感粗糙,上不了大雅之堂,总想请人点拨,于是便想到了乡贤温暖先生,因为我不仅久闻大名,而且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拜读过他的散文集《乐园寻梦录》,品读其文,如见其人,脑海中感觉他就像“荷花淀派”的代表人物孙犁先生,令人心生温暖,倍感亲切。

经过老同事升翔兄的联系沟通,22日上午,冒着绵绵细雨,我走进了位于城东的嘉和园小区,来到了温暖先生居住的5号楼。说实话,一名无所作为的庸常晚景,造访一位享誉三晋的文学长辈,未免忐忑不安,有所局促,甚至敲门时右手还在微微颤抖。几句寒暄后落座,师母递上热茶并低声告诉我温老今年86岁了,不能太累,别谈的太长了。正聊着,温老已经从卧室里出来,热情地握着我的手,亲切地问及我的故土家世。当我告他家父终生从教且担任校长30余年时,他竟然想起与我父同在教师培训班学习、交流的往事来。

交谈中,我从包里拿出提前打印好的几篇习作递给温老,他一边翻看,一边对我讲到目下文学界对散文写作的一些争鸣逸事,温和的言语中透出一股儒雅之风。考虑到温老年事已高,我不便久坐,便起身准备告辞。没想到温老说道:“不急,我还要送你几本书呢!”随后,颤颤巍巍地走进书房,拿出他所著的《晚秋日梦录》《袁草残梦录》《韵句明心录》三本文集,并一一写上“吴然同志指正,温述光”字样,然后解释道:“《乐园寻梦录》出版的早,家里没存书了,很抱歉。”当我说自己早已购得此书并保存至今

天,下谁人不识君。在山西文化圈,没听过介子平的人不多。他的文章之多,公众号几乎每日都有推送;他跨界之广,作家、编辑、学者、评论家集于一身;他读书之杂,书画、文学、出版、编辑皆有所涉猎……介子平现为山西出版传媒集团《编辑之友》副总编辑。看其名字,就能联想到春秋时期辅佐春秋五霸晋文公的介子推,进而可以猜到其可能是山西介休人。

他正是介子推故乡人,因崇敬先贤,取笔名介子平。1964年生人,自幼在汾西矿区长大,是地道的介休人。在物资匮乏年代长大,从小就感受到生活艰辛,是那个年代人的共同特质。在该读书的年龄无书可读,所以对书格外珍惜,对读书也格外重视,甚至有了一种神圣感。无书可读现在的人一定不了解。当时矿区排房中若出现一本什么书,你读一夜,我读半天,须尽快读完,以致废寝忘食,通宵达旦。有时两人同时读,读得快的需等读得慢的,频率不同,总不能尽兴。许多书没头没尾,而且还是些繁体字版本,其中有些书后来对上了号,《格林童话》《格列佛游记》《百花齐放》便是从插图辨别出来的。

1984年,介子平从山西图书发行学校毕业,回到家乡介休,分配到介休图书馆工作。爱书之人被放到图书馆,犹如老鼠进了粮仓,只剩下胖吃,吃胖。弱冠之年,精力、体力格外充沛,沉浸在书卷当中,乐不思蜀,毫无倦意。守着满架的图书,如同守着一座富矿,只要肯挖,收获的岂止是一鳞半爪,而是盆满钵满,满手留香。所谓坐拥书城,不过尔尔。肯读书且不往下功夫,加之好奇心正强,求知欲旺盛,记忆力也好,成就了其内心的扩展。那是

他人生的青春时期,也是读书的黄金期。安静地守着一个图书馆,犹如自己拥有一座城堡。在校期间,所学正是目录学,在此可按图索骥,分门别类,便按序的阅读,少走了许多弯路。这样的阅读,如茶园掐尖一般,采取嫩芽,也为后来的创作,打下了坚实基础。两年后,他被调到了山西省新华书店,工作是编报纸,从此开始了编辑生涯。与图书馆的老旧藏书不同,书店所售之书,皆是最新出版物,他的兴趣转移至此,无形中跟上了时代的步伐。

利用工作之便,他开始在门市部借阅新书。新书是商品,不能在上面折页,更不能批注勾画,且要按期归还,干净如初。这就需要做笔记,博闻强记。那时,介子平还是单身,他将挂历背面贴在宿舍墙上,躺在床上看书,就在白纸上一条一条记录,有抄录,有感悟,杂糅中带着思考,写满了就重换一张,清早起来,第一件事就是面壁温故,然后再将新内容抄录……怪不得读书遇到不解的词汇,他就查阅词典。一本《现代汉语小词典》,他使用了几十年。扉页上记有“1981年2月29日,矿中”一行小字。定价2.5元,比劈柴担水拾煤渣的年代一年两块钱的学费还要高。“矿中”是介休汾西煤矿的一所子弟中学——汾西矿中,也是介子平的母校。他记得是当时班里第一登记,但购买者寥寥,他是其中之一。

如今纸张泛黄,加之手污,字已漫

时,他清瘦的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,让我如沐春风。从温老寓所归来后,我每天都在拜读着他的一篇篇情趣盎然、意蕴深邃的美文,如同畅饮着一杯杯甘泉水,开启心扉,洗涤心灵,不忍释卷。同时,联想到自己那些笨拙的文字,顿生羞愧,后悔不该那么唐突地呈送给温老,心想一定让他老人家见笑了。

6天以后的28日,我接到了温老打来的电话,说稿子看完了,如有空过来取吧!我怀着又惊又喜的心情,第二次登门拜访了温老。温老谦逊地说:“每读一篇后随感随记,可能过于主观或偏颇,仅供参考。”说着把几页纸递给我,我接过来一看,16开的A4纸密密麻麻写了三张,罗列了六个方面的问题,有肯定,有点拨,对存在的不足也不回避,一针见血,直指要害,令人醍醐灌顶,茅塞顿开。又一次从温老寓所归来,捧读这些点评文字,越读越有滋味。

“散文,纵然是单纯的叙事文,尤其是写人物的散文,都该有情由、情境、情理、情缘,这样才能出味,也就是有情趣。要有足够的情感体现,真情要溶化在字里行间。(读《外公》)”

“一条小溪,清澈委婉,淙淙有声,时见蝌蚪游

谁人不识君

周俊芳

他爱读书,亦好买书。“我买书就像我妈存粮食一样,我妈总觉得存下些粮食心里有底,我买书也有那个感觉。”作为家中长子,介子平孝顺恋家。父亲上了年纪,脑梗后,他几乎每周周末要回介休家中住两天,有了他的陪伴,父母就很安心,为此,他往返太原和介休,奔波有年,也不以为苦。

见介子平的人,都说他像极了鲁迅,个头面庞相似,眉毛胡须相仿。但熟悉他人都知道,他性格恬淡,为人温和,决然没有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,更不是睚眦必报的类型。但他文字中,并非没有筋骨,他的一些杂文稿件锋芒毕露。

他喜欢用纸写作,倾听笔与纸面摩擦的声音。书写中,可以停顿,可以速写,可以沉思,可以一气呵成。这样一个做法老派的人,内心却住着一个少年,“灯火通明,飘忽而近在咫尺;孑然独立,迷茫而呼之欲出”。他期待去流浪,哪怕是内心的流浪。

表面上看,介子平是个传统而老派的人,但他不是真老派,而是真浪漫。他沉浸在自己向往的80年代,那个年代,“男生不怕死,女生不爱钱,白衣飘飘的年代”。那些流淌的文字,就是他浪漫的写照,是他读过书给予他的力量。

有人说:“也许世界上任何一本書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,但是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。”他便是一个明证。一个从矿区出来的少年,在阅读中一步步成长,在书的海洋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他说,这些潜移默化影响,驱散了人生中的迷茫,对抗了生命的平庸。

看了很多介子平的文章,多是千字文,适合报刊发表,我也是在晋中日报潮头副刊认识他、了解他的,并为之成为书友、文友。

他平素少言寡语,并不是一个滔滔不绝的人,安静是他的本色,这样的安静,一定离不开书对他的滋养。但每每上了讲台,他也会侃侃而谈,引经据典。他能准确记得某本书某人说过的话,这缘于他曾记下的大量读书笔记。也许一本书不会改变什么,但那些读过的书,终将成就你的气质与风骨。

古人说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。年轻时,只要有机会出差,他就抽空去周边访古探今,书中提到的地方,他心里早有盘算,一拜访,寻踪觅迹。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强调的一点,在于多与广,即涉猎多,游历广。实则不尽然,书岂有读尽时,路岂有走完时,庄子说过:吾生也有涯,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,殆已。“不出门卷书”,即内求,为心法,“圣人读万书,能知天下事”所求亦心法;“行万里路”则为良师善导之外求。若不读书,行万里路不过是个邮差。纸书可读,山水也可读,要么行路,要么读书,身体与灵魂,反正都在路上。

感念温暖

吴然

时,他清瘦的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,让我如沐春风。从温老寓所归来后,我每天都在拜读着他的一篇篇情趣盎然、意蕴深邃的美文,如同畅饮着一杯杯甘泉水,开启心扉,洗涤心灵,不忍释卷。同时,联想到自己那些笨拙的文字,顿生羞愧,后悔不该那么唐突地呈送给温老,心想一定让他老人家见笑了。

6天以后的28日,我接到了温老打来的电话,说稿子看完了,如有空过来取吧!我怀着又惊又喜的心情,第二次登门拜访了温老。温老谦逊地说:“每读一篇后随感随记,可能过于主观或偏颇,仅供参考。”说着把几页纸递给我,我接过来一看,16开的A4纸密密麻麻写了三张,罗列了六个方面的问题,有肯定,有点拨,对存在的不足也不回避,一针见血,直指要害,令人醍醐灌顶,茅塞顿开。又一次从温老寓所归来,捧读这些点评文字,越读越有滋味。

“散文,纵然是单纯的叙事文,尤其是写人物的散文,都该有情由、情境、情理、情缘,这样才能出味,也就是有情趣。要有足够的情感体现,真情要溶化在字里行间。(读《外公》)”

“一条小溪,清澈委婉,淙淙有声,时见蝌蚪游

谁人不识君

周俊芳

他爱读书,亦好买书。“我买书就像我妈存粮食一样,我妈总觉得存下些粮食心里有底,我买书也有那个感觉。”作为家中长子,介子平孝顺恋家。父亲上了年纪,脑梗后,他几乎每周周末要回介休家中住两天,有了他的陪伴,父母就很安心,为此,他往返太原和介休,奔波有年,也不以为苦。

见介子平的人,都说他像极了鲁迅,个头面庞相似,眉毛胡须相仿。但熟悉他人都知道,他性格恬淡,为人温和,决然没有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,更不是睚眦必报的类型。但他文字中,并非没有筋骨,他的一些杂文稿件锋芒毕露。

他喜欢用纸写作,倾听笔与纸面摩擦的声音。书写中,可以停顿,可以速写,可以沉思,可以一气呵成。这样一个做法老派的人,内心却住着一个少年,“灯火通明,飘忽而近在咫尺;孑然独立,迷茫而呼之欲出”。他期待去流浪,哪怕是内心的流浪。

表面上看,介子平是个传统而老派的人,但他不是真老派,而是真浪漫。他沉浸在自己向往的80年代,那个年代,“男生不怕死,女生不爱钱,白衣飘飘的年代”。那些流淌的文字,就是他浪漫的写照,是他读过书给予他的力量。

有人说:“也许世界上任何一本書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,但是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。”他便是一个明证。一个从矿区出来的少年,在阅读中一步步成长,在书的海洋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他说,这些潜移默化影响,驱散了人生中的迷茫,对抗了生命的平庸。

看了很多介子平的文章,多是千字文,适合报刊发表,我也是在晋中日报潮头副刊认识他、了解他的,并为之成为书友、文友。

他平素少言寡语,并不是一个滔滔不绝的人,安静是他的本色,这样的安静,一定离不开书对他的滋养。但每每上了讲台,他也会侃侃而谈,引经据典。他能准确记得某本书某人说过的话,这缘于他曾记下的大量读书笔记。也许一本书不会改变什么,但那些读过的书,终将成就你的气质与风骨。

古人说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。年轻时,只要有机会出差,他就抽空去周边访古探今,书中提到的地方,他心里早有盘算,一拜访,寻踪觅迹。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强调的一点,在于多与广,即涉猎多,游历广。实则不尽然,书岂有读尽时,路岂有走完时,庄子说过:吾生也有涯,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,殆已。“不出门卷书”,即内求,为心法,“圣人读万书,能知天下事”所求亦心法;“行万里路”则为良师善导之外求。若不读书,行万里路不过是个邮差。纸书可读,山水也可读,要么行路,要么读书,身体与灵魂,反正都在路上。

他平素少言寡语,并不是一个滔滔不绝的人,安静是他的本色,这样的安静,一定离不开书对他的滋养。但每每上了讲台,他也会侃侃而谈,引经据典。他能准确记得某本书某人说过的话,这缘于他曾记下的大量读书笔记。也许一本书不会改变什么,但那些读过的书,终将成就你的气质与风骨。

古人说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。年轻时,只要有机会出差,他就抽空去周边访古探今,书中提到的地方,他心里早有盘算,一拜访,寻踪觅迹。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强调的一点,在于多与广,即涉猎多,游历广。实则不尽然,书岂有读尽时,路岂有走完时,庄子说过:吾生也有涯,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,殆已。“不出门卷书”,即内求,为心法,“圣人读万书,能知天下事”所求亦心法;“行万里路”则为良师善导之外求。若不读书,行万里路不过是个邮差。纸书可读,山水也可读,要么行路,要么读书,身体与灵魂,反正都在路上。

他平素少言寡语,并不是一个滔滔不绝的人,安静是他的本色,这样的安静,一定离不开书对他的滋养。但每每上了讲台,他也会侃侃而谈,引经据典。他能准确记得某本书某人说过的话,这缘于他曾记下的大量读书笔记。也许一本书不会改变什么,但那些读过的书,终将成就你的气质与风骨。

古人说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。年轻时,只要有机会出差,他就抽空去周边访古探今,书中提到的地方,他心里早有盘算,一拜访,寻踪觅迹。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强调的一点,在于多与广,即涉猎多,游历广。实则不尽然,书岂有读尽时,路岂有走完时,庄子说过:吾生也有涯,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,殆已。“不出门卷书”,即内求,为心法,“圣人读万书,能知天下事”所求亦心法;“行万里路”则为良师善导之外求。若不读书,行万里路不过是个邮差。纸书可读,山水也可读,要么行路,要么读书,身体与灵魂,反正都在路上。

弋,本很诗意,再加一个和字,就更有许多发挥的余地。国人自古崇和,以和为贵,以和为亲,和气生财,和衷共济,和风细雨,和睦和谐,和蔼可亲等,直到今天的和平万岁,都体现了和的可敬可爱。溪水不语,任人命名,但它还是清清爽爽的,坦坦荡荡,清唱轻吟,向着大河大海而去,年复一年……(读《和溪往事》)”

在诗一般的语言之后,温老写下了殷殷嘱咐:“文章多在思考后写,思考中写,成稿后又在思考中修改,不断修改,故作家多是不同程度的思想家。文章终究不以数量取胜,而以质量取胜,以社会价值取胜。”并鼓励我“提高信心,向高处追求,大有希望。”

这些亲切的话语,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,温暖着我的心灵。在温老的教诲和鼓励下,我开始步入散文写作的轨道,5年来陆续在省、市、县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散文,也算是没有辜负温老的一片苦心。

我知道温老尽管年事已高,但从未放弃读书看报的习惯。每当我有新作品发表时,总想给老人送去一份,再次聆听他的教诲和高论,但又怕惊扰老人,只好默默地祝愿他健康长寿。心想唯有在长夜孤灯下不懈地耕耘,以更加勤奋的努力,回报温老对自己的厚爱。

如今,温暖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而离我们远去了,谁也无法改变这令人心痛的事实。得知消息,今夜无眠,又取出老人送我的作品集和为我写的评语手迹,字字句句,言犹在耳,润我心脾,催我奋进。

感念温暖,先生的璀璨才华和高尚人格犹如一盏不熄的暖灯,映照晚辈前行的道路,将永远伴随着我们走向未来……

画》《雕刻王家大院》《画说山西古代壁画》《大韵书法》《风华丹青》等书画类专著。

他爱读书,亦好买书。“我买书就像我妈存粮食一样,我妈总觉得存下些粮食心里有底,我买书也有那个感觉。”作为家中长子,介子平孝顺恋家。父亲上了年纪,脑梗后,他几乎每周周末要回介休家中住两天,有了他的陪伴,父母就很安心,为此,他往返太原和介休,奔波有年,也不以为苦。

见介子平的人,都说他像极了鲁迅,个头面庞相似,眉毛胡须相仿。但熟悉他人都知道,他性格恬淡,为人温和,决然没有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,更不是睚眦必报的类型。但他文字中,并非没有筋骨,他的一些杂文稿件锋芒毕露。

他喜欢用纸写作,倾听笔与纸面摩擦的声音。书写中,可以停顿,可以速写,可以沉思,可以一气呵成。这样一个做法老派的人,内心却住着一个少年,“灯火通明,飘忽而近在咫尺;孑然独立,迷茫而呼之欲出”。他期待去流浪,哪怕是内心的流浪。

表面上看,介子平是个传统而老派的人,但他不是真老派,而是真浪漫。他沉浸在自己向往的80年代,那个年代,“男生不怕死,女生不爱钱,白衣飘飘的年代”。那些流淌的文字,就是他浪漫的写照,是他读过书给予他的力量。

有人说:“也许世界上任何一本書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,但是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。”他便是一个明证。一个从矿区出来的少年,在阅读中一步步成长,在书的海洋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他说,这些潜移默化影响,驱散了人生中的迷茫,对抗了生命的平庸。

看了很多介子平的文章,多是千字文,适合报刊发表,我也是在晋中日报潮头副刊认识他、了解他的,并为之成为书友、文友。

他平素少言寡语,并不是一个滔滔不绝的人,安静是他的本色,这样的安静,一定离不开书对他的滋养。但每每上了讲台,他也会侃侃而谈,引经据典。他能准确记得某本书某人说过的话,这缘于他曾记下的大量读书笔记。也许一本书不会改变什么,但那些读过的书,终将成就你的气质与风骨。

古人说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。年轻时,只要有机会出差,他就抽空去周边访古探今,书中提到的地方,他心里早有盘算,一拜访,寻踪觅迹。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强调的一点,在于多与广,即涉猎多,游历广。实则不尽然,书岂有读尽时,路岂有走完时,庄子说过:吾生也有涯,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,殆已。“不出门卷书”,即内求,为心法,“圣人读万书,能知天下事”所求亦心法;“行万里路”则为良师善导之外求。若不读书,行万里路不过是个邮差。纸书可读,山水也可读,要么行路,要么读书,身体与灵魂,反正都在路上。

他平素少言寡语,并不是一个滔滔不绝的人,安静是他的本色,这样的安静,一定离不开书对他的滋养。但每每上了讲台,他也会侃侃而谈,引经据典。他能准确记得某本书某人说过的话,这缘于他曾记下的大量读书笔记。也许一本书不会改变什么,但那些读过的书,终将成就你的气质与风骨。

古人说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。年轻时,只要有机会出差,他就抽空去周边访古探今,书中提到的地方,他心里早有盘算,一拜访,寻踪觅迹。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强调的一点,在于多与广,即涉猎多,游历广。实则不尽然,书岂有读尽时,路岂有走完时,庄子说过:吾生也有涯,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,殆已。“不出门卷书”,即内求,为心法,“圣人读万书,能知天下事”所求亦心法;“行万里路”则为良师善导之外求。若不读书,行万里路不过是个邮差。纸书可读,山水也可读,要么行路,要么读书,身体与灵魂,反正都在路上。



回头打量,才发现慌张的青春,捷如流水,迅如回风,这般潦草匆匆,落花满地,整个未被认真对待、未及充分训练即被派上战场的士兵。重新审视时,已是中年时光。一排苏式老屋,已然自己青春的一部分,带着一番诗稿,即可游说他乡。过往的日子,已悉数移入旧事序列,可惜记住的不多。一段时间里一个声音在脑际单曲回放,无可名状地陷入神伤。不伤而以为伤,实则伤心。这首鼓木唱片里的老歌,何以昔日听来欢畅,如今闻之伤怀,拍去肩头的尘土与头皮,风花雪月早已化作烟熏火燎。橙黄橘绿本该是中年的收获,以为不过追逐更为舒适的生活方式,终其一生,面对的却是活下去的艰难。

对自己认真

介子平